



歷代君臣西女略

臣類

四

9
3638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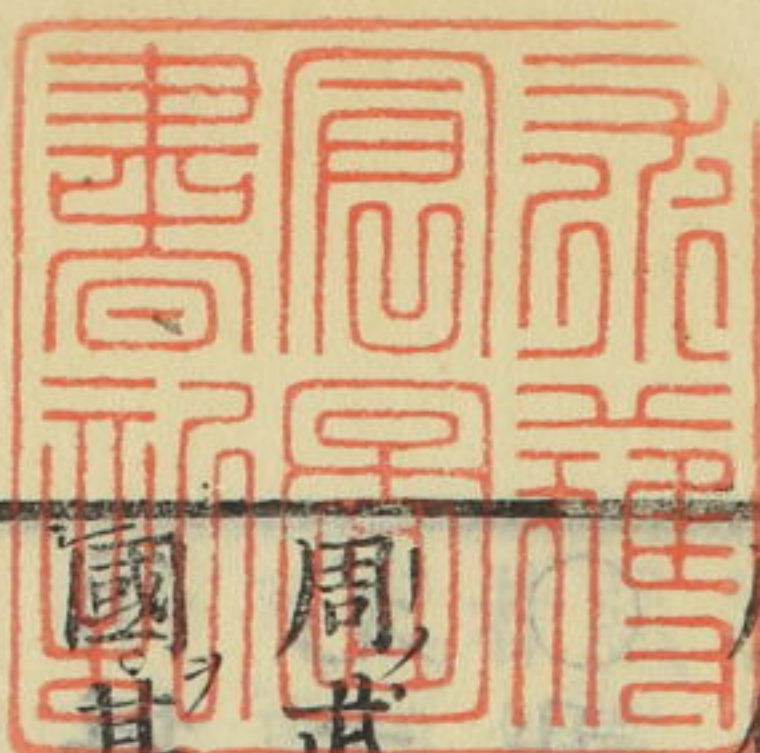


口 9
門 8
3638
卷 4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四

臣類第一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慮，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又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周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夫也。周。木。夫。名。夷。謚也。芮良夫曰。周。木。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未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謂害也。惡。害。榮。公。者。多。也。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入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歸。附也。周。者。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召穆公虎為厲王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者。以其神能前知也。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相以目
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障以
防水曰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導為治也為民者宣
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失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語辭能
幾何言不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
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
出奔於燕

○丘瓊山曰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

盛主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
人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
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
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
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遏過不著而
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
治有以也夫

○厲王太子靜宣王名匿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
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主
其以我為對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君諸侯也
險而不對

者在危險，怨而不怒。怨，心望也。怒，作氣也。况事至平，乃以其子，
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王在，不敢歸。召公周公以
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按召公，周自文武至厲王，為累世勳舊，與國同休戚，固非疎遠新進之比也。是以患難相救，如此大抵居大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猶且幾希。况以己子易太子者，非常大變，人臣至艱而能處得，以成其事乎。嗚呼！如召公，自關關以降，蓋一人而已。

○丁南湖曰：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為千古義士之最。况召公以己子代太子乎？况王長於召公之家，而習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愚於

此嘗論之曰：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然，嬰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曰：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按古之大臣，以道事

君故君之所行苟有不谷道必規之拂之庶幾置君於無過之地儒所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者蓋為此耳其為忠也大矣夫宣王中興之令君誠宜從諫弗拂而曾不之省友肆雷霆之威已殺非其罪又使諫者死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齊桓公問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間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也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十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中軍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

五鄉焉國高皆上鄉各帥一鄉參國起案也以為三官國事分也為臣立三宰卿也工立三族屬市也商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其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策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聲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卿大夫也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也小戎兵車也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

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也長帥之春以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改更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也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廣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公悅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

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踈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司馬法而為簡畧速勝之兵者也

○丘瓊山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

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畧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

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

解揚字子虎。詭楚令宋勿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樓車。所以窺望敵軍也。兵法所謂雲梯也。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按自古外國已久。援兵將出。乃衛君

命而使。不幸為敵所執者。晉解氏。其首而漢路氏。魏闢氏。梁裴政等。次之。雖時有古今。事有大。小。然皆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或死。或不死。之不同。蓋有命存焉。寧可必哉。而為忠臣。為義士。則一而已矣。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謂以賢受寵服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後。淫色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離也。邇。近也。遠。遠也。邇者。近也。遠者。遠也。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臣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後。淫色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真西山曰。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主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溪。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八百乘。士燮將。上軍。欒書

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

下靡笄。各癸酉。陳于鞌。鞌。地。各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齊。木。夫

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

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

為石車。絰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

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

去。入其軍。韓厥獻丑父。卻克欲殺之。丑父曰。代君死

而見謬。後人臣無忠其君者。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

齊。

○晉屠岸賈殺趙朔於下宮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發師隨嬰攻杵

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遂殺杵臼與孤兒皆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諸將遂與嬰趙武攻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古位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

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劉子政曰：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晉大夫祁奚老。悼公問曰：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公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曰：午也可。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

○丘瓊山曰：公之一言真誠，人臣舉賢輔君之要道也。

○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丘瓊山曰：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讐分明，非有德者之言。况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矣。

○丘瓊山曰：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讐分明，非有德者之言。况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矣。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康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
觀起令富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竟三日棄
疾請父尸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於事是雖
故雖謂雖遂縊而死於實是君
○鄭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

有服公卿大夫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
井使五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
家相保斃之因其有罪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興衆取我衣
冠而楮之楮畜也奢侈者取我甲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
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禘
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子羽公且使多且使多
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
有敗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遽畏懼也言
不畏懼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而止息

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然明曰茂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
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卒鄭人皆哭
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之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
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
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見愛有
○黃慈溪曰鄭小國介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
則晉伐至簡公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靜者
數十年賢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此鄭人哭其死如

親戚而孔子亦泣為古之遺愛也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史魚患之數諫靈公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
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
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
史魚死靈公往吊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
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
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
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
國以治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者

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同而其神也

○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至造焉梁丘據字子猶齊嬖

臣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烹與烹同言用六物燂之以薪宰夫和

之和調以洩其過言洩去其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

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

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

不以醢醢鹽

梅和之則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必有五音十上下一律然後聲和而不可聽若專用一音同之不可也如是

○真西山曰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兪而有吁咈焉曰都曰兪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為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為是而群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于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許也適所以

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

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
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
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
說乃止

○真西山曰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
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持也後世神恠之說興以
為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

此為害之大者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恭敬
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
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
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
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
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
也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

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語雖治猶未至也

○吳王闔廬伐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包楚木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虐始貪害如蛇豕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逮吳之未定與秦鄰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

世以事君無恤也秦哀公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昭王入于郢都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入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久能

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車寶以獻遺太宰太宰語語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而吳王信語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語因讒曰子胥為久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語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真西山曰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語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語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

五五五五五
卷四

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省。則或呼天以自想。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民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語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

察之

○范蠡字少伯。楚人。事越王勾踐。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主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也。王不聽。范蠡諫曰。臣聞兵者凶器也。戰

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而不勝。棲於會稽。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如市賈貿易。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知。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效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王遂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范蠡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王以

霸而范蠡稱上將軍，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王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蘇東坡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美哉。

○黃慈溪曰：范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

於天下材識卓卓乎春秋戰國之上矣。向使不以
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鼓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
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
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
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入祠。乃
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
必使吾以入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

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入。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
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
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
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
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
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有諫者。敢問
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
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遂召尚書曰。書之。寡

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

○魏文公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
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坐曰君得中山不以
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坐趨出
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
則臣直嚮者任坐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
召任坐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按漢張猛之
翟璜相似故併記之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
舡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
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曉入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
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
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
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
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
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
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
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

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真西山曰。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入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

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耶。

○文侯嘗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貪。民侈。國貪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

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又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丘瓊山曰。戰而數勝。用兵者莫疆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

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賦收租也而食人二

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

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再拜曰。謹受

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

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

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所在。而阿諛求容。諂

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

已國無類矣

○又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

朝而有憂色申公巫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屈原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官名猶今左右拾遺也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而瞻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惠王伐楚取八城乃遣懷王書願與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屈原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

乃入秦惠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至咸陽遂留之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屈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朱子曰屈原之忠清素白固不待辨論而自顯若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渾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入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秦昭王告趙惠文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滎池。廉頗
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
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
會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
秦王擊缶。擊酒。凡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言至也。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
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主
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秦漢以前。廉用右。為上。

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
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舍人。家人也。
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荊。肉袒。謂脫衣而露肉也。負荊。謂負杖而受刑也。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
交。刎。斷也。謂交結深重。要齊生。死。雖斷頸而無悔。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

怒為甚。故損卦以懲念為德之修。國風以不牧為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藺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為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

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惠文成王之弟也。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胥。待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衛士之服也。昧。死。言死也。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女老之稱。指太后。趙太后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程子曰：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所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魯仲連齊人也。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仲連謂之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陸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鉞與農人居，隴畝之中，鈹與鉞同，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猶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其棄逐豈非世之立教者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趙孝成王時，秦昭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長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垣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衍垣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矣。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真西山曰：魯仲連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

○吳師道曰：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荀卿趙人，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

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故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
天下。小齊則制鄰敵。王曰：請問為將。卿曰：制號政令
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
周以固。三術徒舉進退欲安以重。四術欲疾以速。五術窺敵觀
變欲潛以深。六術欲伍以參。七術遇敵決戰必行吾
所明無行吾所疑。八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
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

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五權夫
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
處不完。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
欺百姓。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
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
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言。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言怠
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
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

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無曠言無須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丘瓊山曰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故吏敬眾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

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狙伺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後十年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天授故遂從之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

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沛公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資質也欲沛公反秦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秦者秦服儉素以為質

禁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主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主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王以良從漢主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三年項王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將

五六國後良言其不可者八漢主從之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謀幸而時中臣願封
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
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往往沙中偶語上以
留侯言封雍齒乃人人自安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
大臣皆勸都雒陽留侯是劉敬說上遂都關中上欲
廢太子立趙主大臣多諫不聽令人招四老人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之力也十二年上擊破黥布軍歸留

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彊食留
侯不得已彊聽食後八年卒謚文成侯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
弟死不葬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
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
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
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象

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
○真西山曰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
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
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
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
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
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

○漢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
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項王不聽漢王患之
將軍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

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
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傳左
纛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衛左方上柱之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
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項王見紀信
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李德裕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
義烈未有係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
赴丹雘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余謂漢祖封
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

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丘瓊山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惠帝二年夏。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舍人。私屬官。主家事者也。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曰。趣入

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楊龜山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黃慈溪曰。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東除更。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參之謂矣。

○漢太后呂氏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平太尉周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噉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爲少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諸呂而不諫。直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其時未有實爲社稷者。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胡致堂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衰。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張南軒曰。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

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為主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出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文帝即位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陳平平

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掌刑辟之官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掌錢穀之官上曰苟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知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宰相之職莫大於

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久，則獄事亦清平矣。

○文帝時，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而為，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

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
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
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
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
失禮執事之大者也軌謂法上嘉納其言

○張南軒曰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
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
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
借秦不為過也但其末復開宴游一路則非所謂

陳善閉邪矣此所以不得為醇儒歟

○賈誼洛陽人文帝時數上疏陳政事其畧曰管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
物力必屈也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
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業也末工商也
殘謂傷害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沒莫之振救振舉也生之
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也蹙竭也漢之

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
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
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者聚
徒而衝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
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
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
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丘瓊山曰。賈誼告文帝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
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國。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
恃也。國家粟多。而財有餘。則蓄積足以恃矣。是以
水旱不足。虞軍旅不足。憂守固而戰勝。懷敵而附。
遠所為無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於歐末技游食
之民。而歸之南晦。以務農。使天下無不耕之夫。不
織之女耳。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文帝感
其言。躬耕以勸百姓。節儉以為天下先。卒致海內
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之下。稱恭儉寬仁
之君。必歸焉。有以也夫。

○誼又言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宣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一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婭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丘瓊山曰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

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又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孩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孩提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耻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入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入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真西山曰保傳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蘊矣

○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入以已內怒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真西山曰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咎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

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

○景帝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主皆發兵

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

齊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姓路為天

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

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

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

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

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丘瓊山曰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爲

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爲之指教有經書以爲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爲惡之不可爲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真西山曰。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真西山曰。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主。有所聞。則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克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

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真西山曰。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真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下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
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與
平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
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伐吳滅之泄庸文種范蠡粵
之三賢大夫也寡人以為粵

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
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
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仲舒以公孫弘
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
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
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
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
皆有明法

○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
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

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

○胡梅磻曰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諭之即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

處此固將頌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

○霍光輔昭帝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自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初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誘以富貴欲降之衛律漢人因使匈奴遂降

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豈可得乎武
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
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賜白單于單于乃
幽武置太窖中窖藏也太窖謂藏粟之地而空也絕不飲食天雨雪
武卧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羝牡羊也羝不
羝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頭白馬生角之比也別其官屬常惠等
各置他所武既徙北海上粟食不至粟給掘野鼠去
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即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
漢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

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來說足
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入之地信義
安所見乎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
人已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
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
露何久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
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
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
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
鑊誠其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後漢書卷四十四 蘇武傳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匈奴封李陵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臨，哭也。及壺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

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言欲劫單于如曹柯此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以昭帝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官名，主外秩中二千石，賜錢一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按歷代，人臣奉使虜庭，守節不屈者不可勝計，而子卿為之最。而問關危難，特甚，尤可尚也。夫

○班孟堅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胡致堂曰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大王幸方與名縣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

筆彎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圍薄數以栗脆之至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檠之間哉銜馬銜也檠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臻而

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自若。

○真西山曰：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擗，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懷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

加賞賚，旋復放縱，人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為入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為養生之法。

○宣帝立，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期會猶如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

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力買犢白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
獄訟止息因是以爲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事昌邑王危言極諫寄忠蹇
之奇節繼爲渤海郡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
廷人物似此者落落僅見信矣夫才難也

○丘瓊山曰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
龔遂應詔可謂得入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
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
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
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於此

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郡二千
石之吏猶拳拳如此蓋欲無負乎上天之付托祖
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宣帝時匈奴擾車師田者車師西域名上與趙充國等
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人事乃天道也。問者曰：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

○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為何如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

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丘瓊山曰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歟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與師動衆苟或有類于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于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分州郡按及休告吏休暇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丙吉字少卿武帝時為廷尉監治巫蠱郡獄武見帝征和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衛太子生子進號曾孫史皇孫進生宣帝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丙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

赦天下郡邸獄賴者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
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謂升太絕位也
口不道前恩後宣帝聞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詔
封博陽侯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
以為知大體

○班孟堅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
帝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
多稱其位海內與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張安世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衛將軍素
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
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耶絕復弗與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
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
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藏官也
安世以還官○按薛文清曰丙吉深厚不伐張官不簿也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
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愚謂人臣之道易曰陰雖
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書曰臣無有作威

作福安世能知乎此可謂漢之賢臣矣

○韓延壽始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宣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

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薛文清曰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持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今觀韓延壽之治潁川教以禮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宮表孝弟有行公之敦教化何如也其人為左馮翊也即其閉閣引

咎卒感弟昆。畏德化甚於刑罰。庶幾哉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爲一郡三代。于是可察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于此有徵哉。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即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時石顯貴幸。傾朝。遂誣望之。使自殺。後上擢周堪爲光祿勳。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木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
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主康愛幸逾於
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
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
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

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
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正基
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
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
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
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
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
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

中班伯久疾新起。止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
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
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
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
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懼，稍
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真西山曰：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
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
改，卒以沉湎妨政，權移外家，至于覆國，其亦可監

也夫

○孔光，孔子十四世之孫也。成帝時，領尚書典樞機，
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
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
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
大罪也。奸，求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
泄如是。

○成帝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

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道家言治丹砂令藥化可鑄作黃金也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

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

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按谷永所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之數語。蓋古昔聖賢之遺訓。而非漢儒之所創言也。後來橫渠答范巽之之書。其意亦不

適此而已
○成帝時。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

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從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

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九九，等術。桓公不逆，欲以致天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東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束布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外戚謂王根等。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成帝時，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王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私家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

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入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尚方少府之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斷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言亦將如也夏殷之亡也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致堂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入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飾

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外，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所宜修，孰有天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友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

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尹遂昌曰：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氏之黨，少有立異，隨即擯斥，忠直之氣鬱抑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爾。嗚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者矣。

○龔勝，楚人。哀帝時，徵為諫大夫，徙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歸鄉里。莽既篡國，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秩上

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
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
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
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
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
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
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
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

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
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大業謂封邑也暉等白使者語勝
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
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
因勅以棺斂喪事勅誠也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
動吾冢種植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
日死死時七十九矣

○司馬公曰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
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濟清士以其真齋之爵祿
其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

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
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
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諛。辭曲對若
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諛。豈曰能賢。故君實遭遇
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
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
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四 畢

